

《學者論壇》



周婉窈

中研院台灣史所  
籌備處助理研究員

共同的苦難比快樂更能凝聚人心

# 讓二二八成為我們的共同記憶

法國學者賀南曾說：「共同的苦難比快樂更能凝聚人心。就民族的記憶而言，悲傷比勝利更有價值，因為它們賦與責任，並且要求共同的努力。」時值二二八紀念日，賀南的話值得我們深思。

四十九年前，在這塊土地上發生了台灣人起義抗暴的二二八事件。事件本身和接踵而來的血腥鎮壓，以及其後數十年的白色恐怖，影響台灣歷史相當深遠。今天所謂的「台灣人的悲情」和「李登輝情結」，莫不與二二八有密切的關係。回想七〇年代，二二八還是最嚴重的政治禁忌，人人噤若寒蟬，比起今天的情況，真有天壤之別。這是我們社會絕大的進步，得來不易，我們應該好好珍惜。過去幾年來，不少受難家屬公開傾訴數十年來的冤屈與悲苦，政府組成調查委員會，道了歉，並開始賠償，二二八紀念碑也已矗立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，彷彿我

們能做的都做了，此後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呢？有人呼籲台灣人要「走出悲情」，久遠來講，這當然是對的，但以什麼方式走出悲情呢？難道要忘記它、淡化它嗎？我想不是的。我們必須把二二八轉化成共同記憶，從中汲取凝聚族群的力量。

在說明我的想法前，必須提醒各位，二二八所講的「台灣人悲情」，在過去台灣掙脫威權統治、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共同的不可言說的痛苦記憶，凝聚了早期極少數的異議份子（或黨外人士），給他們責任和勇氣，來和威權統治作唐吉珂德式的戰鬥，反對的聲音和命脈因此能夠延續，等待社會條件來配合。這是一「悲情」的力量，它訴諸被壓抑的族群內心最真切的渴求。今天，悲情的力量可說達成了它的歷史任務，但面對目前台灣社會族群對立、歷史記憶分歧的情況，我們又將如何？二二八是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重大歷史事件，它應該是生活於斯的所有人的歷史

記憶。如果它還是侷限在閩客族群的記憶裡，它將一直是鴻溝的標記，斷非國家社會之福。

為什麼二二八應該是我們的共同歷史記憶呢？理由有數端。首先，二二八事件是實際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重大事件，影響深遠，在任何社會都應該是重要的集體記憶之一。其次，生活在台灣的人，不論早來晚來，在現在以及可預見的將來，都是同舟一命。除非移民，絕大多數的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子孫都將世代住在這個島嶼上，別無退路。因此，對一個影響台灣社會如此深遠的事件，沒有理由不去了解。另外，無可諱言地，目前的台灣社會存在著嚴重的族群問題，外省人和本省人的歷史記憶和族群經驗不但歧異，還常常是對立的。我們談族群融合，對立的族群首先必須試著去了解對方，惟有透過相互的了解，「共同體」的感覺才能真正建立。長久以來，二二八的「受害者」和「加害者」是以族群來作劃分的，不論這種劃分是否符合歷史真相，

我們必須走出八當成政治圖改變迴避的狀態，二二八的經過才了解，族群間才二二八原本是事件，但如果全成共同的記憶，以超乎我族態度產生理解，衝突與分裂的過去反而能衍生理解，就是說，當我們——無論是作為「受害者」或「加害者」——把二二八當成共同的記憶，因其中竹憤慨填膺，為無辜犧牲的生命而潛憤憤者，我也相信：只有當二二八轉化成社會才能團結一致，共赴危難。作為我們才能真正以冷靜客觀的態度，加從中汲取教訓。

台灣社會原本就是不同語言的族群立的。一九三〇年的霧社事件，受難雅族而已，但今天，它是所有的原住民台灣人共同的記憶。（若還不是，那教育有問題。）二二八不該也是斯十憶嗎？





周婉窈

中研院台灣史所  
籌備處助理研究員

共同的苦難比快樂更能凝聚人心

# 讓二二八成為我們的共同記憶

法國學者賀南曾說：「共同的苦難比快樂更能凝聚人心。就民族的記憶而言，悲傷比勝利更有價值，因為它們賦與責任，並且要求共同的努力。」時值二二八紀念日，賀南的話值得我們深思。

四十九年前，在這塊土地上發生了台灣人起義抗暴的二二八事件。事件本身和接踵而來的血腥鎮壓，以及其後數十年的白色恐怖，影響台灣歷史相當深遠。今天所謂的「台灣人的悲情」和「李登輝情結」，莫不與二二八有密切的關係。回想七〇年代，二二八還是最嚴重的政治禁忌，人人噤若寒蟬，比起今天的情況，真有天壤之別。這是我們社會絕大的進步，得來不易，我們應該好好珍惜。過去幾年來，不少受難家屬公開傾訴數十年來的冤屈與悲苦，政府組成調查委員會，道了歉，並開始賠償，二二八紀念碑也已矗立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，彷彿我

們能做的都做了，此後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呢？有人呼籲台灣人「走出悲情」，久遠來講，這當然是對的，但以什麼方式走出悲情呢？難道要忘記它、淡化它嗎？我想不是的。我們必須把二二八轉化成共同記憶，從中汲取凝聚族群的力量。

在說明我的想法前，必須提醒各位，二二八所鑄就的「台灣人情結」，在過去台灣掙脫威權統治、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共同的不可言說的痛苦記憶，凝聚了早期極少數的異議份子（或黨外人士），給他們責任和勇氣，來和威權統治作唐吉珂德式的戰鬥，反對的聲音和命脈因此能夠延續，等待社會條件來配合。這是一「悲情」的力量，它訴諸被壓抑的族群內心最真切的渴求。今天，悲情的力量可說達成了它的歷史任務，但面對目前台灣社會族群對立、歷史記憶分歧的情況，我們又將如何？二二八是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重大歷史事件，它應該是生活於斯的所有人的歷史

記憶。如果它還是侷限在閩客族群的記憶裡，它將一直是鴻溝的標記，斷非國家社會之福。

為什麼二二八應該是我們的共同歷史記憶呢？理由有數端。首先，二二八事件是實際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重大事件，影響深遠，在任何社會都應該是重要的集體記憶之一。其次，生活在台灣的人，不論早來晚來，在現在以及可預見的將來，都是同舟一命。除非移民，絕大多數的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子孫都將世代住在這個島嶼上，別無退路。因此，對一個影響台灣社會如此深遠的事件，沒有理由不去了解。另外，無可諱言地，目前的台灣社會存在著嚴重的族群問題，外省人和本省人的歷史記憶和族群經驗不但歧異，還常常是對立的。我們談族群融合，對立的族群首先必須試著去了解對方，惟有透過相互的了解，「共同體」的感覺才能真正建立。長久以來，二二八的「受害者」和「加害者」是以族群來作劃分的，不論這種劃分是否符合歷史真相，

成共同的記憶，以超乎我族的態度來求得同情的了解，衝突與分裂的過去反而能衍生積極的力量。也就是說，當我們——無論是作為「受害者」的閩客族群，或被劃歸為「加害者」的外省人——都能夠把二二八當成共同的記憶，因其中的殘暴和不義而憤慨填膺，為無辜犧牲的生命而潸然落淚，我們的社會才能團結一致，共赴危難。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，我也相信：只有當二二八轉化成共同的記憶，我們才能真正以冷靜客觀的態度，加以研究、反省，從中汲取教訓。

台灣社會原本就是不同語言的族群，先後來此建立的。一九三〇年的霧社事件，受難的族群只是泰雅族而已，但今天，它是所有的原住民和漢族系的台灣人共同的記憶。（若還不是，那是我們的歷史教育有問題。）二二八不該也是斯土斯民的共同記憶嗎？

我們必須走出這個陰影。理想的狀況是，本省人不再把二二八當成政治圖騰，外省人也能改變迴避的態度，盡量去了解二二八的經過和影響。願意去了解，族群間才有溝通的基礎。二二八原本是個衝突、分裂的事件，但如果我們能把它轉化